

#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 国家身份的建构

苗 吉

**摘 要**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关键词** 日本 海洋国家身份 脱亚入欧 中国 他者 中日关系 钓鱼岛争端

## 导 言

国际体系中鲜有国家像日本一样对自己的身份纠结不已。日本的存续与发展高度依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外部世界又变动不居,这或许是日本身

---

\* 苗吉,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37)。

\*\* 本文受“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编号: CWZ201505)联合资助。作者对陈志瑞、吴文成、雷建锋、郑成、周英以及《外交评论》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份纠结的根源。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东西—欧亚身份之辩至今不绝，然而，日本政治和知识界对作为海洋国家的认知虽有起伏却绝少受到质疑。自幕末以来，它作为一股重要的思想源流时隐时现，塑造着日本人的认知，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外部行为。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又面临着身份的再定义。海洋国家思潮经日本战略界、知识界的集中研讨、阐发，成为国民共识，并经立法程序升级为国家意志，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战略化，推动了日本当前政治与外交的“海洋转向”。那么，日本如何逐步建立起海洋国家身份？日本又缘何拥抱海洋国家身份？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又将对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所述的国家身份指一国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因何成为我们”的普遍认知。国家身份通过“自我归类”获得，以群体内归类（in-group categorization）和群体间区别（out-group differentiation）两种方式加以实现。<sup>①</sup> 群体内归类即通过发现、识别共同特性及命运而获得对某一个群体的“我们”认同感和归属感。群体间区别是指通过发现、识别与自身的差异而将特定对象排除在群体之外，使之成为“他们”的过程。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在此便是指日本主流精英以海洋特性作为日本同其他国家实体相区别的基本特质的认知与情感，简言之，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即日本主流精英对“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普遍理解、认知与情感。

学界对日本的国家身份一向关注有加，但其研究大致不外乎两类：一类着重强调身份对其外部行为的影响，可称之为“规范/观念建构派”；另一类将日本身份视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主要关注日本身份构建中的“他者”，可以称之为“关系建构派”。<sup>②</sup> 实质上，虽然“身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构主义的话语，但在这一概念被导入国际关系研究以前，现实主义及结构主义者就曾以物质性权力及其影响力大小界定日本的身份（地位）。日本政治与知识界也分别提出了日本作为“政治大国”、“中等强国”和“小日本主义”的

---

<sup>①</sup>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p. 8-15.

<sup>②</sup>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Linus Hagström and Karl Gustafsson, “Japan and Identity Change: Why It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1, 2015, pp. 1-22.

主张。<sup>①</sup> 战后与日本身份有关的认知中，“经济大国”最为流行。长期受战后体制约束的日本未能如现实主义者所料的那样，将经济实力转化成政治与军事影响力，使不少国内外研究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将其视为“非正常国家”<sup>②</sup>，甚至称其为经济巨人和政治与军事侏儒。<sup>③</sup> 基于日本战后的民主、和平道路，关注价值与观念的学者无疑则更为乐观，他们强调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sup>④</sup> 和反战主义（反军事主义）身份。<sup>⑤</sup> 例如，饶济慈解析了日本身份的意识形态、时间、领域、垂直、水平和强度六个维度，并分析了塑造日本身份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四个思想流派。<sup>⑥</sup>

不少研究揭示了日本人对自身特性的认知和期许，体现了日本身份建构主体性的一面，但是身份更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个体或群体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网络中确定自身的身份认同，没有“他者”的存在，对一个群体

---

① 片岡鉄哉『日本は「政治大国」になれる——「吉田ドクトリン」からの脱却』、PHP研究所、1992年；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筑摩書房〔ちくま新書〕、2005年；『石橋湛山著作集 3：政治・外交論 大日本主義との闘争』（鴨武彦編・解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6年。

② P. Kennedy, “Japan: A Twenty-first-century Power?” in Craig Garby and M. Brown Bullock, eds., *Japan: A New Kind of Superpower?*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93-199;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5-51;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44-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5-41. 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则在冷战结束初期提出全盘改造日本使之成为“正常国家”的主张，使“非正常国家”现实和“正常国家”目标成为日本界定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详见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日本学者猪口孝也认为日本正在成长为一个具备意志、能够传递信息、拥有战略的“全球性正常国家”。详见 Takashi Inoguchi, “Japan: What Power? What Strategies?”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 73, Special Issue: World Policy Conference 2008, Autumn 2008, pp. 35-49.

③ Yoichi Funabashi, “Jap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1991/92, pp. 58-74; Takashi Inoguchi,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1991.

④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Norms, and Polic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84-118.

⑤ Thomas U. Berger, “From Sword to Chrysanthemum: Japan's Culture of Anti-milita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119-150; Thomas U. Berger,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P.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ies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7-356; Thomas U.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rew L. Oros, *Normalizing Japan: 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 Gilbert Rozman, “A National Identity Approach to Japan's Late 2013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in Gilbert Rozman, ed., *Asia's Alliance Triangle US-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at a Tumultuous Tim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219-232.

的界定就毫无意义。<sup>①</sup> 古斯塔夫森也曾指出,日本战后的“和平”与“反战”身份很大程度上与其战时的“侵略者”身份或“自我”有关,<sup>②</sup>而这种“和平”与“反战”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同地区内其他相对不那么和平和反战的“外部他者”(比如中国或者苏联——笔者注)的“区别”而加以建构的。<sup>③</sup> 因此,总体而言,在日本国家身份构建上,“关系建构主义”要比“规范建构主义”更具解释力。<sup>④</sup> 人们通常认为,战后主导两极格局的美国、苏联(俄罗斯)是日本身份建构中重要的他者。也有学者通过对日韩关系的历史分析后发现,日本精英通过延续自“明治维新”以来对“落后的”“他者”韩国的叙事,维持着“独一无二”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自我认知,并以此淡化侵略历史、逃避历史责任,寻求地区领导角色。<sup>⑤</sup> 而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对日本具有悠久文化影响的东亚大国,更是日本身份形成及其演变的重要参照,是日本身份建构的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sup>⑥</sup> 安倍主要外交智囊北冈伸一就曾指出,“日本对探寻自己身份的热情很可能基于这个事实,即日本位于中华文化圈边缘但却具备不被中国文化所彻底湮没的实力和特性。”<sup>⑦</sup> 在

---

① Henri Tai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cademic Press, 1978, pp. 65-66.

② Arash Abizadeh, “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 2005, pp. 45-60.

③ Linus Hagström and U. Hanssen, “What ‘Peace’ Enables: From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the ‘Normalisation’ of Japa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sian World Supremacy: Power, Effects and Identities”,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ockholm, 2013, pp. 28-29; Linus Hagström and Karl Gustafsson, “Japan and Identity Change: Why It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2.

④ Linus Hagström and Karl Gustafsson, “Japan and Identity Change: Why It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2.

⑤ Alexander Bukh,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Sheffield Centre for Japanese Studies, Routledge, 2011; Wilfrido V. Villacorta, “Japan's Asian Identity: Concerns for ASEAN-Japan Relation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1, No. 1, July 1994, pp. 79-92; David Campbell, “Policy and Identity: Japanese Other/American Self”, in N. Inayatullah, S. J. Rosow and M. Rupert, eds., *The Global Economy as Political Space: A Crucial Read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ynne Rienner, 1994, pp. 147-169; Linus Hagström and Karl Gustafsson, “Japan and Identity Change: Why It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2; Taku Tamaki, *Deconstructing Japan's Image of South Korea: Identity in Foreign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Kuniko Ashizawa, *Japan, the US,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New Asia: When Identity Matter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⑥ Christopher B. Johnstone, “Paradigms Lost: Japan's Asia Policy in a Time of Growing Chinese Powe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1, No. 3, December 1999, pp. 365-385; Kai Arne Schulze, “Facing the ‘Rise of China’: Changes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for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Duisburg-Essen University, 2013.

⑦ Kitaoka Shin'ichi, “Japan's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in Ito Kenichi, *Japan's Identity-Neither the West Nor the East*, [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_3.htm](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_3.htm).

在他看来,日本对身份的探寻本身便和中国密切相关,“居于伟大文明中心的国家,并无探寻身份的必要,因为这不言自明;处于伟大文明边陲的依附性小国也毋需为建立自己的身份而烦恼。”<sup>①</sup>

正是由于日本海洋态势与中国的相关性,使中国学者也对前者关注有加。以2007年日本《海洋基本法》出台和2012年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海上竞争态势加剧为节点,中国学界掀起了研究日本海洋战略的热潮,<sup>②</sup>然而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日本海洋国家战略政策框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对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鲜有涉及。须知海洋国家必先有身份,后有战略,且身份的内涵与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框定了战略的内容。一个例外是初晓波在一篇论文中梳理了幕末以来主要海洋思想发展演变以及日本政府主导下的海洋战略实践,<sup>③</sup>廉德瑰则介绍了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日本海洋国家身份正是通过海洋思潮和海洋意识的内化实现的。对于中国与日本国家身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比较文化学者严绍璁从日本文化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的经验出发,勾勒了战后60年间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详细介绍了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阐发者川胜平太和白石隆的海洋史观。<sup>④</sup>杨栋梁则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的演变,但是遗憾的是,他并未阐释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中国观如何影响了其对自身的看法及对自身身份的界定。<sup>⑤</sup>周宁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如何通过贬抑巨大的“他者”中国而确认自身的现代性,从而导致近代以来日本持久的身份危机。他认为,西方建构的欧亚—东西二元对立的观念格局及其话语霸权是日本现代性认同危机的根源,但是他并未讨论当前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他者”中国的应有位置。<sup>⑥</sup>本文则尝试

---

① Kitaoka Shin'ichi, "Japan's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in Ito Kenichi, *Japan's Identity-Neither the West Nor the East*, [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_3.htm](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_3.htm).

② 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周怡圃、李宜良:《〈日本海洋基本法〉系列研究——法律内容分析》,《海洋信息》,2007年第4期;李秀石:《日本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学术前沿》,2012年第7期;高兰:《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外交评论》,2013年第12期。

③ 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时事出版社,2012年。

④ 严绍璁:《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粤海风》,2006年第5期。

⑤ 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⑥ 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系统分析中国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角色,认为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经历漫长的历史演进且内涵不断丰富,进而系统梳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互动如何影响了日本海洋国家身份认知、内涵及其特性,并对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进行评估。

## 一、由盛而衰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起源

### (一) 去海向陆: 中国强盛时代的日本海洋意识

日本乃分布于大洋中的“千岛之国”,海洋不仅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也是天然的安全屏障,其对外物质与文化交流也通过海路完成,因此,日本人对海洋是无限感恩的。在日本探寻本民族与国家身份的“记纪神话”中就不乏地方政权之间的水战、中央政府集结战船镇压叛乱和经由海路侵扰朝鲜半岛的记录,<sup>①</sup>这些丰富的海洋主题,是后人探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重要源泉。<sup>②</sup>而日本列岛因山川阻隔、道路不整,国内贸易及行政管理也高度依赖船舶与海路,鉴于船运对日本国内统治和外部用兵的重要性,天皇曾多次下令振兴造船业。<sup>③</sup>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但是这种海洋身份,是日本人对自己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朴素的文化与心理认知。直至幕末,日本在政府体制、国家管理模式、对外交往方面与其他大陆国家并无二致,海岛不过是缩微的大陆。小谷哲男认为,直到近代,日本不仅是海岛国家,还是大陆国家。<sup>④</sup>日本主要政治、经济活动立足于本岛,而其军事与国防战略是以武士为核心的陆上力量决战于本土,海上舰只主要用于兵力输送和护卫,对此,日本学者称之为“近海边防时代”,<sup>⑤</sup>正因为

---

① Arthur J. Marder, “From Jimmu Tenno<sup>-</sup> to Perry Sea Power in Early Japanese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1, No 1, October 1945, p 6.

② 记纪神话是指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核心的日本上古文献所记载的有关天地形成、诸神诞生的各种神话传说,也称神代物语。

③ K. Reischauer, *Early Japa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 1, 227, 246, 251; Arthur J. Marder, “From Jimmu Tenno<sup>-</sup> to Perry Sea Power in Early Japanese History”, pp 1-34.

④ 小谷哲男:《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地缘政治与海洋战略》,载于修斌主编:《海大日本研究》(第二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⑤ Naoko Sajima and Kyoichi Tachikawa, *Japanese Sea Power: A Maritime Nation's Struggle for Identity*, Sea Power Center, 2009, p 15.

此，在这一时期日本海洋力量较为有限。

日本这种状况除了受当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也与中国的影响不无关系。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东亚基本处于华夷秩序支配下，对日本来说，中国的硬软实力仍占据绝对优势。彼时中华以中原腹地为核心，开创了繁盛的农业文明，自北至南的“海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夏威夷、暹罗、吕宋等皆对中原称臣纳贡，政治上以中原为中心，文化上以汉儒为正统，形成了中原统摄周边、大陆统摄海洋的局面。因此，日本此时的眼界无疑是朝向中原华夏的，并塑造了其“身在海岛、心向大陆”的身份。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日本统治者以列岛为基础，志在以中原为样板建立大陆国家，在国家典章制度、文化等方面学习中原，并在对外交往中以中国为中心。<sup>①</sup>二是囿于海岛的现实与其对华夏的仰慕相结合，促成了日本对大陆的觊觎，酿成了日本历史上的一股重要思想源流，一旦条件成熟，日本就难以遏制向朝鲜、满蒙乃至大陆腹地扩张的冲动，希望通过获得大陆领土、人口和资源成为“大陆国家”。但是由于国力不济，日本进犯大陆的图谋屡遭挫败，这抑制了日本的大陆志向，使日本从“大陆国家”冲动复归“海岛日本”的现实，从而保持了东亚秩序的长期基本稳定。

## （二）从范本到殷鉴：清末中国的衰落与日本近代海洋意识的发展

幕府后期，西方殖民者已在印支扩疆拓土，中日面临的海上压力骤增，中国既为日本范本，又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中首当其冲，因而备受日本精英关注。彼时清末中国颓象已现，但却侈然自大不思进取。日本学者则看到了中国的危机，古贺侗庵在鸦片战争前夕发表《海防臆测》，预言“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sup>②</sup>而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败绩，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都城沦陷，割地赔款，彻底颠覆了日本人的对华尊崇之意。后者乃检讨中国之失，寻求对日殷鉴之处，探索御敌自强之道。日本志士归纳清末中国败绩的原因如下：第一，海防不备。“其国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sup>③</sup>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高杉晋作曾随“千岁丸”号赴上海考察，

---

<sup>①</sup> 证据有三：14世纪末，利足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仍接受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册封。德川幕府1633年锁国后，保留长崎等开埠港口，仅允许荷兰、中国和朝鲜来日贸易。德川幕府推崇儒学，使之成为日本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促成日本儒学兴盛。

<sup>②</sup> 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五十四）。

<sup>③</sup> 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鹤鹑社、1996年、430页。

发现清政府武备松弛，“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止于海外之道。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海涛之军舰运用船及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即为据。”高岛秋帆更斥“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sup>①</sup>第二，侈然自大，不务外攘。横井小楠批评中国道光、咸丰年间世风“骄傲文弱”，历经鸦片战败仍“骄惰侮慢”，致使战祸不断。<sup>②</sup>第三，政制失修，内忧胜于外患。首先治国精英因循守旧，君臣不得其道。“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sup>③</sup>其次是知识精英无一不贪图中举，学优而仕，一无治国之才，二无治国之志，虚鹭徒劳。“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以至“危如累卵”。<sup>④</sup>再次，社会传统纽带崩殂，国民精神不振。吉田松阴指出，“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有邻里乡党之制度，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sup>⑤</sup>“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sup>⑥</sup>

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与知识精英对中华尊崇之意不再，中国的羸弱反成为日本发愤图强的动力，天朝上国沦为东瀛之殷鉴。为此，日本经世学家提出三方面的主张：第一，加强海国武备。吉田松阴（1830—1859）指出，“造舰之于海国，譬之兽之有足，鸟之有翼”，呼吁幕府迅速组织舰队，并将其作为一大急务。<sup>⑦</sup>佐久间象山指出，“中国的传统海洋在加固城池、防守陆地，不让近海之敌登陆，相反，我却认为宜制军舰、造大炮，于海上击敌以海战决定胜负。”胜海舟于 1853 年提出《海防意见书》，并于 1864 年建立海军操练所。这些思想是对 18 世纪西洋坚船利炮的反应，更是观察与反思晚清内外政策的结果，日本欲以中国为殷鉴，推动经济、军事自强。1853 年佩里叩关时，日本没有一艘西式蒸汽船，但到幕府末年，已达 190 艘。日本第一艘近代蒸汽船是荷兰赠送的 400 吨的“甘小丸”号，至幕府末年，已拥有

---

① 杉浦明平、别所興一『江戸期の開明思想 世界へ開く・近代を耕す』、社会評論社、1990 年、172—173 頁。

② 横井小楠（著）、花立三郎（翻訳）『国是三論』、講談社学術文庫、1986 年、449—450 頁。

③ 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 年、253—254 頁。

④ 納富介次郎『上海雜記』、『納富介次郎・日比野輝寛 文久二年上海日記』、東方学術協会、311 頁。

⑤ 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 1 卷、岩波書店、1934—1936 年、357 頁。

⑥ 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 2 卷、岩波書店、1934—1936 年、23—24 頁。

⑦ 『吉田松陰全集』第 1 卷、593 頁。

2700 吨的“开洋丸”号。<sup>①</sup> 第二，发展经济、对外拓殖。本多利明（1743—1821）主张对内采用重商主义发展经济，积极发展贸易和海外拓殖。<sup>②</sup> 横井小楠敏锐地意识到西欧国家兴建设施、开辟航路、大开通商之利，主张日本应积极效仿。“观察今日洋人所为，首推轮船、火车、电报、水力纺织机械等，便于民生日用诸般均究其极致，近来又挖掘红海海峡以为海路，贸易诚具莫大之利，更交通万国，广开交易之利，彼等得以国富兵，厚民用之利，租税等类亦较宽缓。”<sup>③</sup> 第三，鼓吹上陆征服，对外扩张。佐藤信渊（1769—1850）提出先征服满蒙、继而征服中国、再而混同世界的“三步走”战略。<sup>④</sup> “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茨克、晓谕琉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sup>⑤</sup> 吉田松阴更提出“失之于俄、美，偿之以鲜满”的早期国际关系主张。<sup>⑥</sup> 由此可以看出，幕末日本经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征伐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其中吉田松阴“失之于俄、美，偿之以鲜满”的主张已有后来明治时期“脱亚入欧”、“远交近攻”的影子。

但直至“明治维新”前期，日本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防卫压力，仍自顾不暇。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已然从“质疑到蔑视”，<sup>⑦</sup> 但其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尊重并没有根本变化，这是由于日本对自身的身份认知尚未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西洋强虏是其主要威胁，中国与日本同属东洋文明的代表，是“连携”共御西洋的不二选择。基于这种“我们感”的认

---

① Park Young June, “Bakumatsuki no Kaigun Kensetsu Saiko: Katsu Kaishu no ‘Sempu’ Saikento to ‘Kaigun Kakumei’ no Kasetsu” (A Reconsideration of Navy Construction at the End of the Tokugawa Period: A Reexamination of Katsu Kaishu’s “Sempu” and the Hypothesis of a “Naval Revolution”), in *Gunji Shigaku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150 (Vol. 38, No. 2, September 2002).

② 聖徳大学『日本思想史研究——江戸のアイデアマンたち』講義案内・本多利明『経世秘策』、『西域物語』、<http://www.geocities.jp/goromaru134/goromaru/ideaman02.html>。

③ 横井小楠『沼山対話』、『日本思想大系 对外観』、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岩波書店、1988年、312—314頁。

④ 聖徳大学『日本思想史研究——江戸のアイデアマンたち』講義案内・佐藤信渊『混同秘策』、1823年 <http://www.geocities.jp/goromaru134/goromaru/ideaman06.html>；又见『日本思想大系 45 安藤昌益 佐藤信渊』、尾藤正英・島崎隆夫校注、岩波書店、1977年。

⑤ 佐藤信渊『混同秘策』、大川周明・横川四郎編『佐藤信渊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5年、355—366頁。

⑥ 吉田松阴『幽囚录』、『日本の名著 31 吉田松阴』、中央公论社、1989年、227頁。

⑦ 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章。

知，日本对清政府自强仍抱有期待。在 1870 年日本兵部呈交太政官的建议书中，明确将西方海洋强国作为参照，以俄国为头号假想敌。<sup>①</sup> 佐藤信渊在其 1849 年写就的《存华挫夷论》中指出，其欲“挫英吉利而存满清”，“盼满清君臣苦心积虑……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满清可永为本邦之西屏”。<sup>②</sup>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幕府海军将领胜海舟、政治家岩仓具视、思想家中村敬宇先后提出了中日唇齿相依、连携共御西夷的主张。<sup>③</sup> 胜海舟更提出了团结亚洲共御西洋的良策，即派船队、设使节，向中朝等亚洲诸国游说建设海军力量的重要意义。<sup>④</sup> “日本当政者和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和国运走势。”<sup>⑤</sup> 总之，幕末中华的衰颓和西方势力的东渐，是促成日本近代海洋意识发展和海洋身份构建的两大动力，中国在应对西方入侵方面的失败为日本自强提供了殷鉴，但中国是“他者”，也是“我们”，其海洋意识和海上力量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

### （三）脱亚入欧：日本侵华与海洋帝国的兴衰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的一个契机。”<sup>⑥</sup> 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到 1945 年法西斯败亡，日本海上力量盛极而衰，也是其军事层面的海洋国家身份成型的时期，而这一身份变迁与“明治维新”以后中日权力结构以及日本的对华认知变化密切相关。

“明治维新”使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中日仍共同面临来自西方的侵略压力，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竞争性在增强。随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推进，日本国力增强，开始对外拓殖，中国及其藩属首当其冲。明治政府展现出领导亚洲的志向，也对中国在东亚的历史性霸权构成挑战。这种变化导致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首次身份焦虑：寻求自强的日本，如何面对东方的

---

①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译，解放军出版社，1998 年，第 21 页。

② 锦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選集 1769—1850』、東京：読書新報社出版部、1943 年、355—356 頁。

③ 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87 年、102—103 頁；岩倉公旧蹟保存会『岩倉公実記』第 3 卷、多田好問編、1927 年（宮内省皇后宮職藏版の再版、若干の削除、改訂あり）、235 頁；大久保利謙編『明治文学全集（3）明治啓蒙思想集』、筑摩書房、1967 年、302—324 頁。

④ 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102 頁。

⑤ 盛邦和：《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⑥ 小谷哲男：《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地缘政治与海洋战略》，第 41 页。

中国和西方的列强？如果说幕末以前，中华与荷兰分别作为东西文明的代表和相对于日本的上位文化，尊享日本的崇敬与仰慕，那么经由两次鸦片战争，清末中国已逐渐失去这种地位，沦为日本自强的殷鉴。但在西洋文明面前，日本则表现出了极度的谦卑。福泽谕吉在其传世名作《文明论概略》中指出，欧罗巴及美利坚为最高文明国，日本“无一样能高于西洋，无一样能与西洋比”，主张“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国体，为皇统增光”。<sup>①</sup>一句话，日本必须放弃自己的亚洲身份，全面学习西方，寻求成为西方的一员，这便是“脱亚入欧”。而为了更彻底告别东方、加入西方，摆脱与地缘相近、文化相通的中国、朝鲜为伍的宿命，福泽呼吁“告别亚细亚恶友”，“与西洋文明共进退”。<sup>②</sup>这是一种政治与外交战略，也是一种文化与身份抉择，意味着中日开始走向近代化歧路，也意味着日本认知与心理中的中日文化易位。

相比而言，日本此时聚焦东西之辩，海洋身份不彰，但新式海军建设确为“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中日互为参照，至甲午战争前则互为头号假想敌。甲午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中日的命运：中国海军覆灭，退守陆疆而不得，日本跻身国际政治要角和海军强国之列。而发展海军的巨大裨益无疑刺激了日本的持续投入。1894年，黄海决战取胜后，日本媒体发文称“我国成为东洋盟主，雄飞世界，在于养成海军力量，掌握航海权，以大收通商之利，起殖民之业”。<sup>③</sup>甲午后十年，日本击败俄国，吞并朝鲜，获得了在鲜、满的优势。再十年，一战爆发，日本海军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占领原属德国殖民地的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屿，并取得在中国胶东半岛的权益。一战后，日本更获取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委任统治权，在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中，日本海洋强国地位首次得到列强的法律确认。经过数十载的发展，日本终于建成远东最强海军，并一步步走向对外扩张的不归路。二战后期，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更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海上优势和军事成就。但是海上的过度伸张，使其战略目标最终超越国力，尤其是多行不义，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洪流中败亡。

①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页。

② 加藤周一、远山茂树等『日本思想大系 对外观』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岩波書店、1988年、312—314頁。

③ 「宣言」、「自由党党报」第66号、1894年8月15日。转引自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01页。原文未经查证。

帝国时代海军力量的发展及其海上军事成就，尤其是二战末期日本在亚太的海洋霸权，彰显了日本军事层面的海洋身份，也使这一时期日本的海洋身份以军事为中心，具有扩张倾向，但是其海军的发展乃出于大陆征服的需要。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欲通过殖民征服大陆中国及其藩属，建设一个“大陆日本”。这是日本自主选择的结果，相当程度上也在于中国的持续衰落与虚弱刺激了日本的大陆志向。随着日本败亡，日本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海洋帝国终于崩塌。在有关战后处置的《开罗宣言》中，日本被迫放弃所有占领的海外领土、太平洋上的岛屿，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sup>①</sup> 占领当局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的海军和空军，乃至其“宣战权”，日本国家再一次面临身份的调整。

#### （四）陆海分立：冷战期间的中国与海上通商的日本

战后初期，日本处于占领当局的统治下，军事力量发展受到限制，政治上也难有作为。为了尽快获得独立地位，发展经济，日本一方面追随美欧诸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另一方面倾力推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海外通商，开发海洋经济。吉田茂曾指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英美两国之上了。”<sup>②</sup> 伴随着政治独立、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外交上的对美自主，日本得以对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做出新的思考。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高坂正尧开始积极倡导海洋国家日本的身份，并系统阐发了日本在限制军备条件下发展“海上通商国家”的主张，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sup>③</sup>

除了海外贸易，海洋经济也在 60 年代得到发展，成为支持冷战时期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重要因素。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政府主导下，日本经济发展的重心从重工业、化工业向海洋产业转移，并迅速形成了以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现代海洋经济

---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77—78 页。

② 吉田茂『回想十年（一）』、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34 頁。

③ 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 年（増補版 1969 年/中公クラシックス、2008 年）。

结构。<sup>①</sup> 知识界有关海洋学、海洋安全与海洋开发的研究也逐步兴起，出版了多部调研报告、研究著作。<sup>②</sup> 海洋经济成为“海上通商国家”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不仅仅作为对外贸易通道而存在，其本身即是重要的经济载体。与此同时，冷战期间涉及海洋的安全和法律事务也被纳入视野。1978年通过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为了日本周边海域防卫和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应该实施共同的海上作战。”<sup>③</sup> 1980年，日本海洋开发审议会还提出必须制定海洋基本法。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腾飞，而当时亚洲大陆整体积弱，中国经济落后，因此在日本看来，唯有依靠与欧美的通商才可获得和维持经济繁荣。“海上通商国家”的提出，与其说是一种道路和身份选择，毋宁说是无奈与被动的产物。“随着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美国采取不承认的政策，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断绝……如此一来，留给日本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脱亚’，作为‘远西’之国尽全力谋发展。”<sup>④</sup>可以看出，对日本而言，某种意义上亚洲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亚洲，亚洲外交就是中国外交，没了中国，就没了亚洲。当然，意识形态对立也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走向疏离。天儿慧也曾指出，“二战后由原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家的亚洲各国，不少持亲共、反美、中立的态度，与亲美、加入自由主义阵营的日本的立场截然相异。‘亚洲’的概念在二战后成为比二战前更加遥远的存在，日本是‘既从战略上也在心理上脱亚’了”。<sup>⑤</sup> 这一时期日本的现代化理论多强调日本与亚洲的差异，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使日本在亚洲的利益重现，情况才有所改观。

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对美国独立性上升，大国政治诉求彰显。政治战略家中曾根康弘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开始思考日本崛起时代的外交战略，推动日本的海洋身份从单纯的经济分野走向战略化。这种思考以陆海

---

① 李双建、徐丛春：《日本海洋规划的发展及我国的借鉴》，《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年第1期，第25—28页。

② 曾村保信《海洋と国際政治》、小峰書店、1970年；曾村保信『世界の海をめぐる近代海洋戦略の変遷』、原書房、1971年；『海の政治学 海はだれのものか』、中公新書、1988年；『海の生命線 シーレーン問題の焦点』（阿曾沼広郷と共編）、原書房、1983年。

③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データベース『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1978年11月27日、267—272頁。

④ 高坂正堯著作集刊行会（編集）『高坂正堯著作集（第1巻）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都市出版社、1998年、131頁、143—144頁。

⑤ 〔日〕天儿慧：《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分立为逻辑起点，强调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异质性，从中寻求建构日本的国家身份。地缘政治理论的两个集大成者马汉和麦金德主张相异但同属一系，都是从地理与世界政治的密切关联出发，探求获得和维持世界霸权的途径，前者反映了美国大陆扩张完成后欲通过建立强大海军谋求全球霸权的需要，后者从英国传统的均势理论出发，鼓吹陆上强国对海上强国的威胁，<sup>①</sup>谋求“西方人”和“岛国人”联盟以共同抵抗双头鹰的陆上强国德、俄，从而维持大英帝国日薄西山的霸权。<sup>②</sup>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是通过陆海分立和民主—专制二分法，建构出民主海洋国家对抗专制大陆国家的历史图景，并由此推导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抗性概念。<sup>③</sup>据此，在中曾根康弘看来，“国际政治结构可以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这种对立是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战略差异，特别是战略视野的不同所导致的。”<sup>④</sup>大陆国家因其物产丰饶倾向于封闭、内视，盛行经济上的小农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与专制，而海洋国家则因其资源贫瘠务须外向、开放，经济上依赖海外通商，政治上倾向于采纳自由民主政权。<sup>⑤</sup>很显然，中曾根有关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分立的思想，是日本植根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经济的经验提炼，是把与之政治对立、经济分离的中、苏“他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合理化的需要，而这便是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主张。<sup>⑥</sup>中曾根还批评了亲近中国和东南亚的所谓旧时代“大陆主义”和对亚洲怀有“乡愁”式的大亚细亚主义情绪，认为这是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历史、冷静计算日本国家利益得失使然。<sup>⑦</sup>

总的来说，冷战期间以发展海外通商和海洋经济为核心，日本主要诉诸经济层面的海洋国家身份。这一时期，经济较为落后、意识形态对立的中国是日本作为“海上通商国家”的重要观照，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中一个不甚重要的“他者”。

①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薇、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5—69页。

② 同上书，第13—14、56—57页。

③ 杨国桢：《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第228页。

④ 海洋国家 日本の大戦略 特集・「ブッシュ新秩序」の衝撃 中曾根康弘＜対談＞櫻井よしこ、『Voice』、2003年6月号、50页。

⑤ 〔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20、135—136页。

⑥ 同上书，第135页。

⑦ 转引自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 二、复兴时代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体系巨变的冲击、国内政治的发展，使日本再次面临国家身份的调整，日本政界和知识界普遍认为需“全盘反思国家战略的前提和政策基础”。<sup>①</sup>日本自80年代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大国政治诉求，<sup>②</sup>与跌宕起伏的海洋国家思潮逐步合流，赋予后者更为丰富的意涵，形塑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重要特点。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每十年上一个台阶，带动亚太权力结构变迁，也改变了中日关系的结构，中国崛起以及中日的互动模式遂构成日本新一轮海洋身份建构的重要外部动力。“长期以来，由于日中之间的特殊关联性，欲提升日本参与全球化的身份地位，就必须从中国着手，也就是从‘辩论中国是什么’的议题中思索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问题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是日本人眼中界定日本身份的关键议题。”<sup>③</sup>

### （一）作为隐忧的中国与隐而不彰的日本海洋身份（20世纪90年代）

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需求下降，对美独立性凸显。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军事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上升，日本依靠其鼎盛的经济实力和杰出的工业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展开激烈竞争。在国际上，日本通过规模庞大的对外援助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寻求推动建立美日欧主导的多极世界秩序。总之，体系巨变的冲击，日本自身实力的变化，使日本朝野开始探寻变动世界中日本的崭新身份。

为此，小泽一郎提出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正常国家”诉求。1994年细川护熙内阁时期首相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的《樋口报告》，则主张在维持美日同盟的同时，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多边外交安全合作。<sup>④</sup>

---

① 船桥洋一『日本戦略宣言——シビリアン大国をめざして』、講談社、1991年、28頁；星山隆『日本のアジア外交 — 21世紀の日本の国家像を求めて—』、財団法人世界平和研究所、2007年、3—4頁。

②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

③ 吴侑伦：《必由之路？日本进入全球化的中国途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08年，第2页。

④ Funabashi Yoichi, *Alliance Adrif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231.

卸任后的细川护熙更是于 1997 年在《外交》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在日驻军是否必要?》,<sup>①</sup>表明美日关系迎来了“同盟漂流”期。<sup>②</sup>与此同时,中日尚处于政治蜜月期,经济仍延续着日强中弱的格局,日本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90 年代初,日本冲破西方阻力,率先解除对华制裁,天皇于 199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之际访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看法颇为正面,主张对华友好的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细川护熙、村山富市、羽田孜、桥本龙太郎等历届首相均是主张对华友好的政治人物。

但 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经济开始发力,中日关系中一些隐忧浮现,且多与海洋有关。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强化对南海部分岛礁的管控,一向对贸易通道安全敏感的日本颇为不悦,但姿态尚属克制。中国经济在 90 年代前期的快速发展以及军事外交姿态,使日本对华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华警惕和防范有所增强。<sup>③</sup>前外相河野洋平曾指出,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对华防范和限制的一面将增强,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sup>④</sup>1995—1996 年间的台海危机及中国试射导弹,更给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带来较大冲击,“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sup>⑤</sup>1992 年,《产经新闻》记者山本秀发表连载文章《中国的海洋霸权》,指出中国正在为争夺海洋霸权而不懈努力,“中国已经进入南中国海,继而将进入东中国海。”<sup>⑥</sup>1994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中日对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出现分歧,钓鱼岛争议有所升温,1996 年日本右翼组织在钓鱼岛建设灯塔,引起大陆和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同年,日本设立“海之日”,以“感谢大海的恩惠,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

---

① Morihiro Hosokawa, “Are U. S. Troops in Japan Needed? Reforming the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4, July/August 1998.

② “同盟漂流”指同盟关系相互疏离的倾向。详见船桥洋一『同盟漂流』、岩波書店、1997 年;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③ Christopher B. Johnstone, “Paradigms Lost: Japan’s Asia Policy in a Time of Growing Chinese Power”, pp 365-385.

④ 河野洋平「日本外交の進むべき進路」、『外交フォーラム』、1995 年 1 月。

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者较早提出“中国威胁论”,有国内学者将村井友秀视为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村井友秀「新・中国「脅威」論」、『諸君』、1990 年 5 月号、186—197 頁。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Vintage Books, 1998。

⑥ 近期,山本再度出版著作,探讨中美对立时代的中国南海问题,其中不乏“中国海洋威胁”的论调。参见山本秀也『南シナ海でなにが起きているのか——米中対立とアジア・日本』、岩波ブックレット、2016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战略思想界的推动，也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1995 年，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主导出台《东亚战略报告》，指出美日同盟是东亚稳定的基础，应对中国崛起是美日两国的共同课题。<sup>①</sup> 1997 年通过的《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则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使之由服务于冷战的军事安全机制转变为强化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联盟组织。新指针的出台标志着中日蜜月和美日“同盟漂流”的结束，也标志着日本已经由在保持中日协调总体框架下寻求对美独立的外交战略，转向在美日协调的总体框架下因应中国的崛起，自此日本思想界和政策界开始展示出“疏离中国，亲近美国”的倾向。日本在海洋领域的“中国隐忧”浮现，但其海洋国家身份不彰。

## （二）去中国化：中日竞合与日本海洋身份的确立（21 世纪初十年）

中国在 21 世纪初期的快速发展无疑是最具塑造力的国际政治事件。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达四十年的日本，在外汇储备、贸易总额、对世界经济贡献率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作为传统政治大国，中国的安全角色因亚太地区军事安全议题的持续活跃而凸显。自甲午战争以来，东亚首次出现中日双强格局。在地区合作中，也呈现出中日双领导色彩。天儿慧认为，21 世纪初期中日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中日关系随着中国崛起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二是“两国关系过去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中国处于被动的单向性关系，而现在有些事例上中国的主导性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双向性关系”。<sup>②</sup> 如果说 90 年代日本的身份焦虑主要是由于自身实力变化以及体系转型导致的，那么此时日本的海洋身份探求主要受中国崛起及中日互动模式与结构的影响。日本通过“去中国化”和“脱中国化”，完成了自身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 21 世纪初年，日本政治和战略界开始思考和谋划亚洲的未来秩序，以期日本谋求更为有利的位置。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

---

<sup>①</sup> Joseph J. Nye, Jr., *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380>。其决策过程参见赵全胜：《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动作用》，《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4 期。

<sup>②</sup> 〔日〕天儿慧：《21 世纪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展望——超越情感论建立创造性的中日关系》，《战略与管理》，2004 年第 1 期。

川胜平太<sup>①</sup>和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白石隆<sup>②</sup>发展了高坂正尧和中曾根的思想,并将其用于亚洲。他们认为,亚洲可分为“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海洋亚洲”是一种对外开放的、依赖交易网络连接起来的资本主义亚洲,而大陆亚洲则是由乡绅和农民组成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sup>③</sup>作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经济大国和海外通商国家,日本正是海洋亚洲的代表,而中国则被赋予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家形象。如果说“日本是亚洲的现代化海洋国家”、“中国是亚洲的落后农业国”的叙事,大致超不出明治以来的“东西—欧亚身份之辩”,那么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海洋身份建构则逐步超越了这一逻辑。白石隆在《海洋帝国》中曾发出这样的诘问:“日本究竟不属于亚洲?”“日本是亚洲中的日本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sup>④</sup>

1998 年,由日本国际关系论坛<sup>⑤</sup>理事长、战略学家伊藤宪一倡导成立了囊括官产学媒各界翘楚的海洋国家研究小组,旨在探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内涵及方略。<sup>⑥</sup>经历长达四年的讨论,研究小组相继推出三本著作,1999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标题即为《日本的身份: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日本》。<sup>⑦</sup>伊藤指出,“随着美国权力的衰落和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将被迫在

---

① 日本政治、文化学者,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提出日本“富国有德论”,后为小渊惠三首相青睐,将其“富国有德”作为施政方针。川胜得以出任内阁“21 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成员,2009 年起就任静冈县知事。参见『富国有德論』、紀伊國屋書店、1995 年/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文庫〕、2000 年;『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論社〔中公叢書〕、1997 年/中公文庫、2016 年;『文明の海へ——グローバル日本外史』、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 年;『海洋連邦論——地球をガーデンアイランズに』、PHP 研究所、2001 年;『海から見た歴史——ブローデル〔地中海〕を読む』、藤原書店、1996 年;浜下武志『海と資本主義』、東洋経済新報社、2003 年;『資本主義は海洋アジアから』、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12 年(新編再刊)。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成员,2011—2017 年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参见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央公論新社、2000 年;『海洋アジア vs. 大陸アジア 日本の国家戦略を考え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年。

③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178—198 頁;中曾根康弘・櫻井よし『海洋国家 日本の大戦略』、『Voice』、2003 年 6 月号、50 頁。

④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178—198 頁。

⑤ 系日本重要智库之一,东亚地区两大智库网络“东亚思想库网络”和“中日韩思想库网络”日方协调单位。伊藤宪一曾任东亚思想库网络国家协调员。

⑥ 其成员包括原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后任防卫大学校长)、伊藤忠商社顾问长谷川和年、读卖新闻社主任研究员山田宽等。

⑦ 伊藤憲一監修『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西洋でも東洋でもない日本』、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1999 年。该著作主要基于 1998 年海洋研究小组 23 名成员参加的四次研讨会,分别讨论 4 份研究报告:西尾千二:《日本的身份:是否是亚洲国家?是否是东方的一部分?》;北冈伸一:《日本的身份及其意义》;西部迈:《日本的身份: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与战后的美国化》;藤井宏昭:《我们能从海洋国家英国学到什么?》,后两篇报告未收入著作。另外两部分别是:伊藤憲一監修『21 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国から海洋国家へ』、2000 年;伊藤憲一監修『21 世紀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2001 年。

向美国或中国臣服之间做出选择”，“面对这种两难，日本除了增强自身实力别无他途。这要求日本首先确定其独立于西方（美国）和东方（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目标。”<sup>①</sup> 日本右翼历史学家西尾干二则主张摆脱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建立“日本视角的世界史”，“这种视角应该将日本置于世界史中的恰当地位。”<sup>②</sup> 具体而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属于欧亚大陆文化，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相反日本文化是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是与‘大陆文明’对应的文明。”<sup>③</sup> 可以看出，在新一轮身份建构中，日本政治与战略学者意欲进一步拔高日本文明，使之成为与欧亚大陆并驾齐驱的文明，无疑这是新一波日本中心主义文明观的核心。相比西尾，北冈伸一则较为现实，他主要从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实践以及日本既实现了现代化又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等方面，强调日本不同于亚洲国家，认为“确认日本是中华文明边陲的一种独立性存在以及独立于西方文明的实体，是任何尝试发现（日本身份）的先决条件”。<sup>④</sup> 研究小组提出，日本存在两个身份：“位于东北亚的四面环水的国家”、“第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将二者相结合，便构成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著作进而呼吁，日本应该基于这一身份为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以及解决全球层面的南北合作作出独特贡献。至此，日本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完成了对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讨论及其相应的思想建构。2007年，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并在接下来数年间，先后订立、修订、重释100多条相关法律和条例，实现了海洋国家身份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此后，日本主流政治学者已经不再进行有关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讨论，转而进入战略和政策研讨阶段。

日本的海洋国家论，包含着“日本例外论”、“日本优越论”色彩，以及对大陆中国居高临下的审视。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本意，是在美国全球霸权相对衰落的时代，通过对硬软实力的区分，剥离美国相对衰颓的硬实

---

① Ito Kenichi, *Japan's Identity-Neither the West Nor the East*, [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sation.htm](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sation.htm).

② Nishio Kanji, "Japan's Identity: Is Asia One? Is Japan Part of the East?" [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_2.htm](http://www.jfir.or.jp/e/special_study/seminar1/conver_2.htm).

③ *Ibid.*

④ Kitaoka Shin'ichi, "Japan's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力，强调美国制度、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软实力”优势及其持久作用，确保“美国优越性”、“美国例外论”的话语得以延续，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日本学者对中日分别作为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归类也具有相似的目的，即试图通过使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对立绝对化，通过对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的文化、文明解读，淡化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经济衰颓和同期中国经济崛起的意义，重新确定日本在地区和世界的位置，以延续长期以来日本作为东亚首强的“日本优越论”和“日本例外论”叙事。

其实，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通过大规模国企改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自由贸易秩序，也就是说，中国正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与日本并无二致。在中日经济日益紧密的时代，日本政治战略学者抱守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冷战时代陆海对立思想，将中日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归于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文明分野，表明日本政治、文化精英对中国的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愿与中国为伍。实质上，日本否定其亚洲身份，根本上还是否定中国，使亚洲成为海洋亚洲主导下的亚洲，而日本自然是海洋亚洲的代表者和领导者。白石隆指出，因为中国仍维持着反对“海洋亚洲”秩序的姿态，因此“海洋亚洲”是“除中国外的亚洲”。<sup>①</sup>川胜平太更是直言不讳，正如欧洲文明在“脱伊斯兰化”中得以确立，日本的海洋文明是在不断摆脱中国影响——所谓去中国化过程中诞生的。<sup>②</sup>不同的是，明治时期的去中国化进程，正值中国积贫积弱而日本走强的历史时期，如今日本为定位海洋国家身份而去中国化，则是以中国崛起和中日国力易位为背景的。

依据这种新身份，日本的外交战略就不言自明了。“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以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sup>③</sup>日本应以此为基础，实现“堂堂正正的有信义外交——强化作为海洋国家日本战略外交”。<sup>④</sup>“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国家同盟——日美同盟的核

---

①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178—198 頁。

② 转引自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未经查证，原文页码不详。

③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178—198 頁。

④ 『日本のアジア外交——21 世紀の日本の国家像を求めて—』、財団法人 世界平和研究所、2007 年、3、4 頁。

心地位，引导中国，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多元合作体制。”<sup>①</sup>不少学者认为，历史上日本三次欲征服大陆和二战中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皆以失败告终，而明治时期与海洋国家英国结盟，则先后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由此推断出“大陆国家”路线失败和“海洋国家”路线致胜的结论，<sup>②</sup>这种史观已经成为许多日本政治家的基本信条。野田在《我的政治哲学》中指出，“20 世纪初期，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艰苦胜利。遗憾的是，以后日英同盟关系解除，日本的外交进入漂流状态，这成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 21 世纪，理应加强日美同盟。”<sup>③</sup>

需要指出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12 年左右，虽然日本政治战略界对华存在威胁认知且日趋严峻，但中日经济合作却持续快速发展，两国经济依赖不断加深，并在“10+3”为主渠道的地区框架中保持了较好的协调与合作。日本政治经济界的对华认知是“既是威胁也是机遇”，经团联 2001 年提交的意见书称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威胁，中日之间存在共同繁荣的可能性。<sup>④</sup>“日本欢迎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既是挑战又是机遇。”<sup>⑤</sup>因此，日本对华采取了一种总体上实用主义的“接触+遏制战略”，“地区层面的接触，以及全球层面的遏制”。<sup>⑥</sup>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呈现出鲜明的“脱中向美”、“联美抑中”色彩，但对华合作仍在进行。

### （三）敌人意象的强化与日本海洋身份的战略化（2012 年至今）

如前所述，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建构的产物。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前夕，日本以《海洋基本法》为框架，推动了海洋身份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尤其是有关加强离岛保护和管理的

① 伊藤憲一監修『21 世紀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165 頁。

② 这种历史归纳先由中曾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逐步阐发，后又为川胜平太、白石隆等所发展，目前在日本战略界信众颇多。详见平間洋一「日本の選択：海洋地政学入門」、「うみのバイブル第 3 巻（米国海軍・シレン・海洋地政学入門に関する基礎的な論文）」、日本財団、1998 年、60—63 頁；松村勘「海洋国家・日本の軍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と見えてくる」、「Voice」、2006 年 4 月号、96—103 頁。

③ 野田佳彦「わが政治哲学」、「Voice」、2011 年 10 月号、44—65 頁。

④ 勝俣恒久「WTO 加盟後の中国経済をどう見るか」、「経済 Trend」、2002 年 8 月、26 頁。

⑤ 長谷川康司「ASEAN 諸国の経済連携強化を」、「経済 Trend」、2002 年 8 月、27 頁。

⑥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 July 2009, pp. 837-856.

政策增加了中日冲突的风险，并构成中日钓鱼岛争议激化的背景。而钓鱼岛问题的激化，中日之间的持续博弈，又强化了日本认知中的中国“敌人意象”，反过来又促进了日本海洋身份的战略和政策化。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年 9 月，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引起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日易位不仅是亚洲两个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结构的变化，也是国际政治中心向东亚转移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理论成为日本战略家考察国际形势、设计日本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理论工具。<sup>①</sup> 秋山昌广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相对下降，其权力将会衰落并向中国与印度方向转移……未来的权力中心将是以太平洋、印度洋为中心的亚洲海洋。<sup>②</sup> 山本吉宣则认为，不仅中美之间出现权势转移，中日之间也出现权势转移，从而使日本安保形势复杂化。<sup>③</sup>

权力结构的影响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但中国外交姿态的变化与调整则快速而直接，对日本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 2012 年日本单面对钓鱼岛“国有化”后，民族主义情绪压力下的中国政府被迫采取强势维权行动，一举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所谓“单方面实际控制”，在南海争端中也呈进取态势，日本人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担忧与日俱增。<sup>④</sup> 岡崎研究所理事金田秀昭认为，中国正通过“珍珠链战略”在印度洋沿岸构筑海外活动的据点，还通过在西非、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南美洲和北极地区培

---

① 朱晓琦：《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6 期。

②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 10 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 2014 年、211 頁。

③ 山本吉宣「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 10 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 年、46 頁。

④ Ashton Car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llenges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Speech at the 14th Security Summit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May 30, 2015; Isabel Reynolds, “Japan Says China Using Forc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3-07-09/japan-says-china-trying-to-change-status-quo-in-region-by-force>; Kiyoshi Takenaka, “Abe Says Japan Won’t Tolerate Use of Force to Change the Regional Status Quo”,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0/27/us-japan-defence-idUSBRE99Q01R20131027>; “Australia, Japan, U. S. Oppose Attempts to Change Status Quo by Force”,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kyodo-news-international/140530/australia-japan-us-oppose-attempts-change-status-quo>; Andrew Chubb, “The South China Sea: Defining the ‘Status Quo’”, <http://thediplomat.com/2015/06/the-south-china-sea-defining-the-status-quo>”.

植新的“珍珠”，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之外的海洋地区拓展全球影响力。<sup>①</sup>在他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发展海洋霸权，这是导致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sup>②</sup>

直至新世纪初期，中日之间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于抽象的历史问题。然而，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日之间的矛盾焦点已转向领土争议、大陆架划分和海上通道安全等双方实质性利益关切，这大大压缩了相互妥协的空间，增加了中日协调的难度。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试图通过发掘海洋身份，在战略和心理上同大陆中国保持距离，扩大同海洋国家通商，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规避同中国的战略竞争，那么中日海上竞争的加剧则使日本有一种“逃无可逃”的心理感受。在日本已确立海洋国家身份并大力推进海洋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海洋事务领域成为中日竞争与合作的新边疆。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崛起对海路航行安全以及海洋秩序的潜在威胁无疑更为警惕。可以认为，中日钓鱼岛争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关系在 21 世纪头一个十年形成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加剧了中日间互不信任，强化了日本原本存在的“中国威胁”和“敌人意象”，日本对华的认知趋向由“脱华”变为“敌对”，应对中国威胁成为日本头号外交挑战。日本战略家冈崎久彦也曾指出，“从日本的国家战略出发，21 世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日益强大但不知何去何从的中国。其他国际问题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与此相比，其影响都远远不及。”<sup>③</sup>

日本政治家的代际更替也是其中国“敌人意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崛起也大大改变了中日关系的既定模式。这些新生代政治家未经战争洗礼，对历史问题更不敏感，力图摆脱战后秩序对日本的制约，寻求成为正常国家，他们缺乏中日友好基因，一切以日本国家利益为依归，现实主义色彩浓厚。“中日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才是最终目的。”<sup>④</sup>而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临危受命”的安倍，

---

① 金田秀昭『中国の「戦略的海洋侵出」—グローバルに広がる「真珠の首飾り」』、『外交』Vol 19、2013 年、125 頁。

② 同上。

③ 岡崎久彦『21 世紀の日本 生存戦略』、『産経新聞・正論』、Vol 5、2012 年。

④ 麻生太郎『「日中公益」へ堂々と主張を』、<http://www.aso.tara.jp/lecture/talk/080422.html>。

正是日本海洋身份和海洋国家战略的主要推手之一。2007 年 4 月，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及其相关法律与制度安排的关键工作，正是在时任首相的安倍主导下完成的。2007 年 8 月，安倍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呼吁作为印度洋大国的印度和太平洋大国的日本携手应对挑战。<sup>①</sup>

日本媒体的片面宣传以及中日之间的频繁互动，使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也逐渐趋于负面，对华亲近感下降，恶感疾升，这也成为安倍将其海洋身份战略化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民意基础。据《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 NPO 主持的舆论调查，在钓鱼岛“国有化”后的 2013 年，对中国持“不好印象”的日本受访者占 93.0%，比 2012 年增加 3.1 个百分点，是实施该调查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而对中国持“好印象”的日本受访者仅占 6.8%。<sup>②</sup>虽然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源流很多，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对华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家璇曾经指出，日本需要思考两个根本问题，中国为竞争对手还是伙伴？是威胁还是机遇？恐怕日本国内视中国为机遇的声音减少，视中国为威胁的声音增加。可谓一语中的。<sup>③</sup>

安倍治下的日本海洋战略态势有三：一是开始重点警戒来自中国的海上威胁，二是积极派兵海外，实现对集体自卫权的突破。2010 年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日本将削减在本土的防卫力量，以大力加强对“西南海域”的防御，将“密切关注”中国提升为“警戒监视”。2012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认为，中国连续两年对外采取“高压”姿态，试图扩大在日本“近海与南海的活动范围并将活动常态化”。<sup>④</sup>2013 年新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指出，“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高压态势，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中国频繁侵入日本领海，侵犯日本领空，并采取了有可能导致不测事

---

①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② 言論 NPO「第 10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の結果公表」、2014 年 9 月 9 日、[http://www.genron-npo.net/press/2014/09/\\_test\\_\\_npo10.html](http://www.genron-npo.net/press/2014/09/_test__npo10.html)。

③ 唐家璇：《改善中日关系要治本，日方应明确战略取向》，在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上的主旨发言，2013 年 10 月，北京，<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91816/370304/index.html>。

④ 防衛省・自衛隊「平成 24 年版防衛白書」、2012 年、28 頁、<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index.html>。

态的危险行为，如单方面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的飞行自由”。<sup>①</sup> 三是依托海洋身份，积极倡导成立海上国家联盟（Union of Seafaring Nations）。“未来要保持繁荣与可持续在于海洋，海洋是人类最大的公共产品。海洋需要监护人，只有我们这些理性的、富有经验的民主国家能够且应当发挥作用。”<sup>②</sup> 在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域发力甚大的前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更是认为，应与具有相同价值观且向海洋大国迈进的印度建立“向同盟关系无限接近的战略伙伴关系”。<sup>③</sup> 中西宽提出应通过装备转移、技术合作以及人力资源培训等形式，推动与东盟国家、印度洋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架构。<sup>④</sup> 坂元一哉提出，建立包括南海、印度洋直达非洲的“西太平洋—印度洋之弧”。总之，自钓鱼岛“国有化”以来，安倍政府基于不断强化的“中国威胁”和“敌人意象”，推动了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战略化，使之成为对华博弈的主要政治与外交工具。

### 三、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的若干特征

日本对于海洋身份的追求贯穿近代以来的日本史。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中国角色的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 （一）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持久的“他者”

一是日本每一次海洋身份的塑造和再定义，无不以近邻中国为参照，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幕末以前，中国全面领先，日本对华仰慕有加，呈现“去海向陆”取向。幕末至“明治维新”初期，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连遭败绩但不思进取，日本对华尊崇不再，

---

① 『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自衛隊ホームページ、平成25年12月17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② Shinzo Abe, “An Alliance of Maritime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pril 17, 2009, <http://www.spfusa.org/program/avs/2009/4-17-09abe.pdf>。

③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渡邊昭夫・秋山昌廣編著『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 その戦略環境を探る』、亜紀書店、2014年、204—230頁。

④ 中西寛「2010年代世界と日本の位置——文明論視角から」、渡邊昭夫・秋山昌廣編著『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 その戦略環境を探る』、亜紀書店、2014年、71頁。

但“我们感”的认知犹存，开始以中国为殷鉴，大力发展海防，寻求自强，使海洋意识和海上力量得到发展。“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持续沉沦，为列强所鱼肉，日本则选择“脱亚入欧”，与“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成为东亚首要海上强国，并走上侵略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道路，直至在反法西斯洪流中败亡，其间日本得以建构军事层面的海洋国家身份。冷战期间，日本选择“海上通商国家”道路，并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可谓形成经济层面的海洋国家身份。这一时期，受冷战格局和中国经济体量束缚，中国对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影响有限，但仍是日本作为“海上通商国家”的重要观照和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中一个不甚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初期，日本再次陷入身份纠结，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最终选择强化美日同盟、应对中国崛起的思路，至此，日本完整意义上的海洋国家身份得以建构，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了日本经济、外交、安全战略的海洋转向。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并非呈线性演变之势，通常情况下，日本在国力强盛时会展示出亚洲主义色彩，而相对衰落时则会强调“海洋身份”，使日本的海洋身份建构与其“脱亚入欧”的历史实践之间展示出某种正相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仍然是基于西方话语的事实。换言之，“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sup>①</sup>

二是总体而言，“他者”的中国被赋予了否定性身份，并呈现出某种“污名化”色彩。基于这种否定性身份，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抉择呈现去中国化和脱中国化色彩。不难理解，这种倾向源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当时日本精英即意识到，文明已经落后的日本要建构起进步发展、自由民主、理性文明的现代性身份，不仅要祛除自身的“亚洲性”，还要与“亚洲性”国家划清界限。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是亚洲的中心，在文化上集中体现了“亚洲性”，所以“脱亚”的关键是“脱华”。<sup>②</sup>日本否定中国，根本原因还在于，在寻求脱亚入欧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西方的视角。日本不论是看待自身，还是看待中华帝国这一他者，都自觉地以西方为尺

---

①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8 页。

② 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度。他们并不直接观察与审视“中国”，而是透过西方之镜，站在反思日本传统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在这种文化视野下，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全面的“污名化”过程。<sup>①</sup>至今，自认为唯一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坚持“西方一员”身份的日本，仍需通过对巨大“他者”——中国的污名化，以确认自身的身份。所不同的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与“他者”的中国，在西方这个“他者”面前，同样处于下位文化，具有必须放弃的“东方性”和“亚洲性”，中国是“他者”，也是“我们”。而当代的日本，自认为已经摆脱了这种“亚洲性”，成为上位文化的“西方国家”的组成部分，因而得以居高临下审视中国。对此，铃木章悟和古斯塔夫森也阐释了日本如何通过与中国“区别”建构和维持自己的身份。在作为经济大国被中国超越后，日本便通过突出中国“不民主”、“傲慢”、“非理性”、“无理”、“非道德”、“反日”、“不尊重国际法”等“污名”，强调日本的“民主”、“理性”“道德”和“守法”形象，维持自己的“优越性”。<sup>②</sup>

## （二）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精英建构特性

日本海洋国家的思潮及身份建构，基于日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现实，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其演变过程中，日本历代政治和知识精英起到了主导作用，具有较强的社会建构色彩，这一趋势在冷战后尤为明显。

一是知识界的历史延续与发展。日本海洋国家思潮大致上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源流。第一，海上力量建设。从林子平主张海边炮战、吉田松阴倡导造舰急务，再到甲午战争后秋山真之倡导“八八舰队”、佐藤铁太郎提出系统海防理论以及“海主陆从”的主张，可以看出日本海防思想经过的阶梯式飞跃，这是日本海上力量兴起的重要原因。第二个源流是日本海外拓殖，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对外侵略思想与明治时期、二战时期日本的御用文人一脉相承，尤其是南向对琉球与台湾的侵略、北向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中国大陆腹地的侵略思想，与日本后世的侵略行径高度重合，这是日本思想界晦暗的一页。第三个源流是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方

<sup>①</sup> 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sup>②</sup> Karl Gustafsson, “Memory Politic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38, No. 1, 2014, pp. 71-86; Shogo Suzuki, “The Importance of ‘Othering’ i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a Stage of Identity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0, No. 1, 2007, pp. 23-47.

面。从幕末至今，日本思想界一致存在着注重亚洲、强调对华友好的“亚洲主义”和“脱亚入欧”两股思想源流。前者有幕末的朱子学派、明治初的中日连携思想、19 世纪末期及 20 世纪 20 年代昙花一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共同体”主张，后者则有幕末兰学派、明治后“脱亚入欧”以及自冷战时期延续而今的“美日同盟”基轴地位主张。这三股源流均呈现出内在连续性和“与时俱进”的色彩。

二是官民互动，多元参与，这在新一轮海洋身份建构中尤其明显。其一，在知识分子之间出现跨界争鸣与融合的趋势。文化学者、国际战略学者、海洋学者、安全学者和中国学家不断争鸣，最终形成某种阶段性共识，成为战略决策的基础。只有盖棺定论式的探究，没有不了了之的争论，政策主张有别，但共识始终存在。其二，官员与学者密切互动，智库广泛参与。日本防卫厅前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人及智库起到了特殊作用，日本政官系统与学界的协作制度也功不可没。日本官方的海洋开发审议会、自民党政调会“海洋权益特别委员会”、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和海洋政策委员会、日本学术会议海洋科学研究联络委员会、日本经团联等官方和民间咨议机构，通过推动官产学媒联合研究，为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研究、阐释、宣传及其政策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 （三）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也是一种文化抉择

日本的海洋身份建构，是一种经济、军事、外交选择，也是一种文化抉择，一次次艰难的身份扬弃过程。在海洋身份形成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蕴含着日本政治、知识精英的文化思考与取舍，从而使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呈现出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预示着中国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面对一个海洋日本。

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拥抱，还源自这一身份满足了日本国民的心理需求。首先海洋预示着开放与包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经历失去的二十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官僚政治模式和国民性趋于保守，日本迫切需要第二次“开国”。而海洋国家所蕴含的开放、灵活的特质正符合渴求变革时代日本人的精神需求，也符合日本欲在世界新秩序变迁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志向。其次，海洋预示着勇气与担当。一方面，新近中国崛起和中日易位使日本人正经历艰难的心理调适，另一方面动荡时代的金融危机、“3.12”三重灾难和

朝核危机等带来的不确定感，使日本国家和社会呼唤一种决然面对来自大自然和邻近强权挑战的勇气与担当，而海洋日本正代表了这种无畏的勇气。再次，海洋日本代表着一种大海孤舟式的以小博大、坚韧决绝、忍辱负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符合日本的审美情趣，并具备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日本是孤悬于欧亚大陆边陲的群岛，也是一百五十年来亚洲的现代化孤岛，其崛起经历了“明治维新”放弃“东方性”、“告别亚细亚恶友”的决绝，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国运赌博、军国主义之祸以及战后重建的艰辛努力。面对一个日益崛起的“他者”大国、一个所谓意欲“以实力改变现状”的中国，以及一个安全承诺可信度日益下降的美国，对巨型大国中美合谋出卖日本利益的可能性惶恐不已的日本，唯有被迫单独、坚决面对。而受物质资源和战后秩序约束的海岛日本，一旦延伸至广博而无限的海洋，就似乎获得了无限力量而自感安全，于是，日本政治与知识精英塑造了“中国威胁意象”，又通过建构和拥抱“海洋国家身份”应对这种认知的威胁。

#### （四）海洋国家身份的战略工具化

北冈伸一指出，“通常一国面临新的重大挑战时才会热切寻求新的身份。国家通过传统手段足以应付其面临的内外事务时通常不会严肃审视自己的身份。因而一国对身份的追求通常不是对传统的确认，而是为了应对新的现实。”<sup>①</sup>应该说，日本的海洋身份，承载了日本多重政治、经济、安全与外交使命，成为日本新时期展开国际博弈、尤其是中日博弈的重要工具。有学者认为，服务于政治大国化的目标，日本新海洋战略突出“海洋国家”的战略身份定位，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其三个特点。<sup>②</sup>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海洋的需求增加，海洋成为日本推行其多重目标的有力工具，这是日本确立海洋国家身份并推动其战略化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冷战结束以来，发展议题更受关注，世界各国积极推动海洋开发，引发新一轮海洋资源争夺，资源匮乏但海域面积却达400万平方公里的日本自然不甘落后。前首相野田曾指出，“认为日本‘领土狭窄，资源贫乏’是错误的，日本有海，排他的经济水域面积位居世界第六，如果加上深度的要素，则位居世界第四。”如能开发利用好日本如此广阔的水域，“日本的前途洋

---

① Kitaoka Shin'ichi, "Japan's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② 廉德瑰：《略论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

可观”。<sup>①</sup> 日本这方面的相关举措，略举几例即可见一斑。2013 年日本公布海洋基本计划，大力推动开发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可燃冰，并确立了 2018 年完成商业化技术开发的目标，使之成为未来能源。撞船事件后，针对来自中国的“稀土制裁”的担忧，日本科学家成功在太平洋海底发现丰富的稀土资源。安倍在 2015 年“海之日”纪念活动上提出，到 2030 年，日本从事海洋开发的技术人员将从目前的 2000 人增加到 1 万人。<sup>②</sup> 可以看出，日本正借助发达的科技，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宝库，使之成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对外博弈的重要工具。

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中日战略竞争加剧，日本对华战略戒拒态势增强，海洋具有的地缘作用也日益凸显。推动日本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将防卫重心从本岛转向广袤的领海及其毗连区，不仅有利于其数量众多的离岛保护，还能大大增加其战略纵深。广泛分布于西太平洋的日本岛屿无疑成为日美钳制中国海洋力量发展与投放的关键节点。海洋国家身份也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通过推动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可以有效保护其庞大的海外投资，保护其海上通道的安全。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多为民主国家，通过推动海洋国家同盟与价值观同盟的合流，一方面呼应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另一方面，通过与南海海洋国家的联动，还可缓解东海压力，推动建立针对中国的海洋国家事务性联盟，共同应对和防范中国崛起。而日本同其他海洋国家在反恐、打击海盗、海上搜救等领域的联合军事行动，也是日本突破宪法限制、推动国家正常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从更长远来看，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大国政治诉求、正常国家诉求与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有逐步合流的趋势，也赋予了后者更为丰富的内涵。

## 结 语

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但是完全意义上的海洋身份，经由幕末以来的长期演变，始于新近形成。而中国，则是日本近代以来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

---

① 野田佳彦「わが政治哲学」、44—65 頁。

② 平成 26 年 7 月 20 日「海の日を迎えるに当たっての内閣総理大臣メッセ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discourse/20140718uminohi.html](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discourse/20140718uminohi.html)。

程中持久的“他者”。总的来说，自“明治维新”直至冷战结束后初期，日本持续寻求并成功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融入西方自由秩序，并成为西方的一员，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追求，从属于这一宏观趋势。中国作为日本身份形成中的“他者”，对日本海洋身份的塑造作用，也从属于这一宏大叙事。日本海洋身份的形成，是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提炼，更是其与世界关系的产物。日本政治、知识精英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身份建构具有鲜明的精英色彩。日本海洋身份还是一种文化抉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近世日本国民的心理需求。而新近，则成为日本展开国际博弈的战略工具。

诚如论者所言，“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先决条件。”<sup>①</sup>海洋国家地区也确是现今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二战后兴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现今颇具海洋特性的、以国际制度为支撑的、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综合考虑日本的地缘特性、资源禀赋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植根于海洋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寻求海洋国家身份，与海洋国家建立联盟，对日本来说是适宜与合乎逻辑的，而日本图谋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正常国家，又必须仰仗美国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人对其身份与道路的选择，也是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某种意义上，“海洋国家”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19世纪后期，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中，日本试图通过告别东方亚细亚文明，以融入西洋文明的方式寻求国家自强，并由此走上了对外侵略的歧路。在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下，“海洋国家”被西方阵营用以与“大陆国家”苏联及其同盟相区别，其概念通过话语传播产生了维系西方中心地位的作用。<sup>②</sup>冷战后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代表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崛起时代日本的思路，其实质仍是以中国为参照的脱中国化和去中国化进程，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当世的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实乃其“西洋身份”的变体。寻求海洋国家联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脱亚入欧”。而究其根本，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思想根源在于“脱亚入欧论”、“中日区别论”以及“中国威胁论”。<sup>③</sup>因

---

①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 11.

② 杨国桢：《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第228页。

③ 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

此，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无疑是最重要的“他者”。

仍需注意的是，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的漫长历史中，相对于中国作为“他者”的历史，强调“中日友好”和亚洲身份的思潮也绵延不绝，不容忽视。从幕末的儒学兴盛、明治时期的中日连携思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亚洲主义”潮流，直至前些年鸠山由纪夫主导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主张，这股源流始终存在，并持续影响着日本的外交。天儿慧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增大、多样性增强、复合性增强。<sup>①</sup> 其复杂之处在于当前世界处于中国和亚洲双重崛起的阶段，中日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的同时，在政治与国民感情方面出现疏离，这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和战略化的重要背景。而日本安全与繁荣的保全、对政治大国身份与正常国家目标的追求，一方面与中国构成某种形式的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也不能绕开中国，任何疏离、针对中国的尝试都极不明智，也不可能成功，更将与其所力求复兴的大国地位和地区主导权渐行渐远，对此日本政界和战略界理应登高望远，深长思之。

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中国长期观照的结果，更是中日长期互动的产物。当前，日本基于海洋国家身份，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政策体系，并大力推动其政治、经济、外交的“海洋转向”。而中国正以“一带一路”为基本框架，推动建设海洋强国，也将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中国的“海洋身份”，中日进入双重海上崛起阶段。作为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持久“他者”，中国应如何准确判断自己在这—进程中的角色？正值东亚国际权势格局再次迎来剧变，作为主要推手的中国又该如何界定自己在变动世界的身份，面对日本这个始终以中国为观照的近邻，以及代表西方的美国？或许日本的身份选择历程，也会成为我们有益的观照。

（责任编辑：吴文成）

---

<sup>①</sup> 天儿慧『日中对立：習近平の中国をよむ』、筑摩書房、2013 年。